

教师知道学生是否完成了电子阅读作业

对于美国德州 A&M 大学的教授们而言,他们能够知道学生是否正在阅读各教授编写的教科书,而在之前的历代老师,对这种情况只能说是“基本靠猜”。

他们还知道学生在阅读教科书的过程中,是否跳过了某些章节及重点内容,是否记了笔记,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翻开过书本。

德州 A&M 大学商学院院长特雷西·赫尔利说:“这种情况就跟监视别人的一举一动似的,只不过教授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这些教学人员既没有长着“千里眼”,也不用站在学生背后去了解他们的阅读情况。与其他 8 所大学中的同行一样,德州 A&M 大学的教学人员正测试由硅谷科技创业公司 CourseSmart 开发的一项新技术,利用该技术,教学人员可追踪学生们阅读电子书籍的进展情况。

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出版商一直在收集数百万使用他们所开发的数字教材的大学生的相关数据。而 CourseSmart 则走得更远:针对每位教授,对某个班级的所有学生信息分别进行打包,这个大胆尝试已经改变了教师如何展示教学素材、学生如何回应教材的传统教学格局。尽管有一些评论者表示这种方式对于评估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尚待进一步观察。这种新型教学计划

性评价,并对积极参与学习者给予奖励。其中可以将网络教学平台上记录并统计的组员活动时间、登录次数等情况作为过程性评价的重要依据^[6];总结性评价一方面可依据小组考核成绩。例如,将课后测试题的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最终纳入到期末总评成绩;另一方面,可建立小组互评、学生自评及教师评价相结合的三方评价方式,将讨论版的使用进行分数上的量化,同样纳入总评成绩。新的基于网络学习的评价机制,从考评模式上逐渐减弱应试考试带给学生的压力,学生也自然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主学习及协作学习。

四、结语

运用网络教学,改革教学和辅导教学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技术和教学活动中的一个基本趋势。为了充分发挥 Blackboard 的优势,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需要学校高度重视、教师无私奉献、学生积极参与,积极、深入开展基于 Blackboard 的教学改革,从课程内容建设入手,应用于教学设计、组织、实施、评估的各个环节。尽管这种

将于今年秋季进行大范围推广。

德州 A&M 大学管理学课程讲师阿德里安·瓜迪亚有一天注意到,一位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很不错。其测试分也较为稳定, CourseSmart 针对这名学生给出的“学习参与指数”同样也很高。然而瓜迪亚却发现,这名学生仅仅打开过一次电子课本。

担任三个班级 70 名学生教学工作的瓜迪亚说:“这种情况下,你不禁会问,这是怎么回事?你是否仅仅在考试之前的头个晚上才打开书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找这名学生谈一下他的学习习惯问题。”

通常情况下,如果授课教师不主动公开,学生们无法看到自己的“学习参与指数”。尽管如此,学生们却知道这些电子教材一直在“监视”着他们。对于少数学生而言,仅听到需要阅读教材的数量就能够让他们晕过去。在最近的一次测试中,查尔斯·泰杰达的得分为“C”,但他被暴露的真正问题还是其 CourseSmart 学习参与指数分值偏低。

今年 43 岁的泰杰达打着两份工,抚养三个子女,只能晚上学习。泰杰达说:“我中招了,或许我应该在学习上更努力一些。”

CourseSmart 归属于培生、麦格尔-希尔及其他主要

教学方式目前仍然不成熟和不完善,但其所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势必引领一场教学变革。

参考文献:

- [1]唐品.基于 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台医学信息检索课考试方法的改革[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1,20(3):63-65.
- [2]张婷婷,郑铁.促进学生使用 Blackboard 教育管理平台的策略初探[J].科教文汇,2007(3):104-106.
- [3]于晶莉,韦明.谈高校网络课程建设的问题与思路对策[J].现代远程教育,2006(5):54-56.
- [4]李颖,赖敏贞.眼科护理学病例资源库建立及应用[J].齐鲁护理杂志,2010,16(30):108-109.
- [5]史晓燕.E-learning 教学模式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09,19(13):149-151.
- [6]姜强,刘虹验.构建“网络学习共同体”,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J].现代教育技术,2008,18(13):112-114.

(编辑:郭桂真)

出版商。这些出版商认为,如果能向教育人员持续提供有关学生学习进展情况的统计数据,将有利于巩固他们在数字教材领域的统治地位。

过去,教师通常是通过学生的面部表情来了解学生是否理解了课程教学内容。如今在包括瓜迪亚所带的部分班级中,已完全实现了虚拟课堂学习参与度等信息的虚拟化,可预先提醒教师哪些学生有可能无法通过考试,并更大程度地让教师知晓全班学生的学习进度是否已经落后。最终这些信息将反馈给教材出版商,以供其在推出新版教材时参考。

多年以来,学术研究者、主流出版商以及书籍作者一直梦想能够拥有这样的信息反馈机制,以便让书籍的销售和编写工作变得更有效率 and 针对性。亚马逊和 Barnes & Noble 一直在收集各自电子书阅读器用户的相关信息,但这两家公司拒绝透露把这些信息用于何种用途。

在前数字化时代,作者书写以及出版商出书等活动都没有头绪,现在看来算得上是“愚昧时代”。CourseSmart 首席执行官肖恩·德维恩说:“在此之前,出版商根本不知道某本书的第三章是否有人读过。”

目前已有超过 350 万学生和教育人员正在使用 CourseSmart 的电子教材,并能够为出版商带来大量他们感兴趣的使用数据。在当前学期中,参与 CourseSmart 技术测试的大学包括克莱姆森大学、中卡罗莱纳技术学院、石溪大学以及德州 A&M 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等。

德州 A&M 大学是该州四年制大学中毕业率最高的大学之一,但仅有一半学生能够按时毕业。德州 A&M 大学商学院院长赫尔利说:“如果我们能够将 CourseSmart 技术应用到每个班级,那么毕业率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

在瓜迪亚教授最近的一次商业管理培训课程中,他讲授了如何让工作业绩低下者提高其工作效率。学生们观看了一则内容为一名打印店经理在没有了解具体情况下就大声斥责一名员工的视频,该视频的言外之意是:这名经理需要获得更有用的数据。

随后瓜迪亚同他的学生一起讨论了关于学生自身阅读活动的分析,这些阅读活动此前瓜迪亚已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学生们。学生们表示希望再次得到更高质量的信息。另外多名学生声称,由于他们在纸上做笔记,他们的得分减少了。

还有一些学生则抱怨该软件存在一些漏洞,瓜迪亚此前已经接到类似反馈。举例来说,一位显然是仓促应付考试的学生表示,他打开过电子课本多次,而不是一次。或许这就是数字时代“我的作业让狗给吃了”的相等借口。

CourseSmart 则表示,公司开发的软件没有任何问题。

CourseSmart 还表示,其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学生或教学机构表达了该软件会侵犯个人隐私的担心,一些班级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一名学生说:“这就是监视行为。”当然这只是句玩笑话,其他学生都笑了起来。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被他人监视是其中重要组成成分。

今年 51 岁的美国科技产业从业人士卡罗尔·约翰逊说:“亚马逊能够注意到我的一举一动,该公司比我母亲还了解我。”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学习技术理论教授克里斯·戴德对此的担心则更大。他认为,班级教学的分析活动当然很重要,但这些分析必须建立在高质量数据的基础之上。

CourseSmart 还有其他一些潜在问题。学生可以轻松地对电子课本的划重点、记笔记等功能。另外学生也可通过打开电子教材然后去做其他事情来提高分数。

戴德教授说:“如果教师天真地认为这些分数就代表着绝大多数学生的实际表现,那么这种评估系统的潜在危害性极大。”

CourseSmart 首席执行官德维恩称,公司当前的数据收集情况还处于开始阶段,我们最终会显示出学生如何反复翻阅整个教材。参与和成功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以及因果关系。”

当然,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看法和成功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希拉里·托莱斯是一名大学四年级的优秀学生,但她的学习参与度分值较低。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她将笔记内容存入了一个电脑文档中,而 CourseSmart 系统却没有追踪到,麻烦来了。托莱斯是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成员,而瓜迪亚担任该协会分会顾问。托莱斯说:“如果瓜迪亚看了我的参与度得分,就会得出我的阅读量并不大的结论。如此一来,我给他的印象是否会打折扣?而他的看法又很重要,或许我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学习习惯了。”

在使用 CourseSmart 系统两个月之后,瓜迪亚也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在他进行的小考和作业中,学生们的得分情况也都不错。要在以前,这种情况很可能让他感到满意。然而 CourseSmart 系统却显示,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指数得分较低。

瓜迪亚说:“或许是课程难度太低,我需要提高一下难度。也或许是教材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作者:DAVID STREITFELD (戴维·斯特赖特菲尔德) 编译:吴砥 来源:New York Time 日期:April 8, 2013